

和洪沟河有关的记忆

文/刘学刚

故乡安丘流淌着一条河，名洪沟河。童年的记忆里，洪沟河的河滩很宽阔，和两岸的麦田一样宽阔。

河滩上生长着一种酷似麦子的植物，叶子扁扁的，小穗密密地排列着，像是凑在一起商量一件重大的事情。它是稗草，又名扁扁草，也有人叫它水高粱。它的小穗羞涩低垂的样子特别耐看。记得毛豆这样说，稗草光蹭个子结籽又少又小，所以被赶出了大田。

每当毛豆挎着一筐稗草进家门，院里顿时热闹非凡。羊咩咩叫着，猪用长鼻子拱着圈门，又宽又厚的大耳朵一甩一甩的。羊和猪吃稗草的声音就像二重奏，一个咯嘈咯嘈，一个吧唧吧唧，一弦一鼓，相映成趣。

毛豆把羊赶到河滩上，羊羞涩得像个少女，先是看了看绿如绸缎的青草，又抬头望向河对岸，再用嘴巴轻轻碰触着草叶，缓慢而深情，就像眼前这条潺潺东流的河。

河里盛产一种头部尖而小、体形细长的麦穗鱼，我们叫它麦穗子。还有一种头部扁平、嘴巴宽大、体表

灰黄的黄颡鱼。小心地捏住它的脊背，因为受惊，它胸鳍上的两根硬刺频频摩擦，像鸭子一样发出嘎嘎的叫声，大人小孩皆称它嘎牙子。

夏日的午后，一群群麦穗子在水里游动，尾鳍划出一道道弧线让流水更有韵致。它们并不惧怕贸然闯入的我们，尖尖的嘴顽皮地碰触我们的胸膛和腿脚，犹如风中摇曳的麦穗贴近我们的脸蛋，痒痒的、酥酥的。

相较于活泼单纯的麦穗子，嘎牙子更像鱼类家族中的忍者。后者昼伏夜出，喜欢藏匿在水草边缘、树桩侧面、乱石缝隙、桥墩下、松软的浅滩等地。如果我们当中的某个孩子，突然从河里一瘸一拐地奔向河岸，那么多半是被嘎牙子的“短剑”刺伤了脚掌。岸畔有遍地的止血药——寻一把稗草或萎萎菜的叶，用手心揉出绿汁，敷在伤口上即可。

毛豆随身带着用缝衣针自制的鱼钩，连同尼龙线搁在一个用碎布片缝制的小布袋里。钓竿就地取材，寻一根青竹竿。鱼饵是新挖的蚯蚓，被鱼钩从中间穿过以后，仍在蠕动。

毛豆端坐于河边，粼粼波光如碎金荡漾，水草像浓密的睫毛，掩映着盈盈碧波。被波光拥着的毛豆，看起来有着大人的冷静和稳重。

鸟雀的啼鸣是树伸出的钓竿。声声啼鸣犹如细细的鱼线，轻柔绵长，钓着亮晶晶的水花和树在水中的葱绿倒影。艾草、青蒿、薄荷，3种植物各不相同的香气交错糅合，也编成一支钓竿自由伸展，把朝露、清风、彩蝶和美丽的童年都钓到这片河滩上。

两条堤岸从河流的源头延伸而来，沿岸树木蓊蓊郁郁地生长，让人觉得，这两条堤岸是从大地深处探出的钓竿，钓饵是洪沟河的水声和火光。

天空很蓝，草木很绿，河水很甜。清风吹过芦苇，发出沙沙的响声，就像河水的潺潺絮语。

很多这样的时刻，我们站在河边，看河水像时光一样安静地掠过眼前，又悄然远去，看河流中的水草起伏摇摆，看彼此的眼睛里荡漾着怅惘的波光，不说一句话。

与远方握手言和

文/雍小平

夜深了，习惯性地打开电脑。微信一声清脆的“叮”响，打破了午夜的沉寂。点开一看，是黄老师的留言，大意是觉得我上周写的文章仍偏向副刊的风格。我若有所思——不知如何修改，因为文章风格似已定型。就像原以为能跑完5000米，最终却发现力不能及。无处安放的情绪静置于空气之中，微微的挫败感油然而生。

电脑静默着，只有屏保的光影在黑暗中一闪一闪。我无意识地看着屏幕，上面轮播着一张张五彩斑斓的图片。其中一幅风景照吸引了我的注意：那是航拍的玉龙雪山。天空蓝得纯粹，积雪白得耀眼，柔软而绵密。这让我想起去年年底云南游玩的情景。

云南名山众多，我去的却是一处小众景点——香格里拉的石卡雪山。出发前，导游询问大家是否有高原反应。我其实有些不适，但想着雪山海拔约4500米，不算太高，还有缆车，便没有吱声，随大家一同前往。

缆车上升时，我已感到不适，头晕目眩。在山顶待了大约10分钟，晕眩感愈发强烈。我不想打扰旁人赏景的兴致，只能尽力忍耐。身边不时传来惊叹之声，为了一朵壮观的云，或是一座覆雪的巍峨山峰。然而，我丝毫感受不到风景的美好，身体的不适越来越严重。我闭着眼，脸色苍白，呼吸越来越困难。

最终，导游发现了我，协助我提前下了山。到达山脚，呼吸到充足氧气的那一刻，幸福感迎面而来。我环顾四周，虽然望不见云也看不见雪，但这份舒适让我觉得，此处的风景才是真正属于我的风景。导游是个年轻姑娘，语气却十分老成。她随手拾起一块石头抛向远方，笑着说：“以后啊，像您这种‘低海拔’体质，就别挑战‘高海拔’风景了。平原一样很美。人这一生，不可能看尽所有的风景，有些风景，注定不属于你。”

听罢，我心头一动。而那块被她抛出去的小石头，仿佛在空中转了一圈，如今轻轻落在我心上。

细想一番，生活中有多少痛苦，源于我们以“低海拔”的体质，去挑战“高海拔”的风景？一件买不起的东西、一个爱而不得的人、一件总也做不好的事……它们都如同那座高海拔的石卡雪山。如果我们体力不支，甚至出现严重高原反应，就注定看不到、得不到。

努力接近目标是好的，但如果力所不及，不妨考虑调整方向。承认失去，接纳无法得到，放弃无用之功，也是人生的必修课。普普通通的日子，或许给不了人轰轰烈烈的成就，但时间自有积少成多的力量——也许在某个转角，它会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。

夜更深了，记忆的碎片被重新拼合。待机的屏幕仿佛化作温情的时光隧道，我的挫败感也似乎在黑夜中渐渐消散。桌角的粉色水杯，是上个月朋友送的，是他参加单位知识竞赛的奖品。他说题目不简单，虽未坚持到最后，只拿了三等奖，却已心满意足。我拿起水杯，轻轻吸了一口，嘴角不自觉地扬起。

热风掠过窗棂，老院的夏，就这么来了。

墙根的草，绿得恣意。丝瓜藤顺着木架攀爬，卷须轻晃，缠上一缕斜阳。蝉声藏在叶间，一阵密，一阵疏，撞得午后的时光慢悠悠地晃荡。

日光是暖的，不烈，不燥，漫过墙头，漫过枝叶，把老院里的每一寸光阴都晒得松软。泥土里混着青草气，风一吹，便漫进鼻息，清清淡淡，熨帖人心。

青石阶被晒得温热，赤脚踩上去，暖意从脚尖漫开。老槐树的影，铺了一地碎光。风一吹，树叶沙沙，蝉声起伏，檐下的风铃也轻轻晃动，发出三两声清响，揉碎了满院寂静。

院角的水缸里，盛着半缸清水。几片浮萍静静点在水面，几尾小鱼悠游其间。伸手一碰，水纹一圈圈荡开，凉意沁入掌心。阳光照在水面，亮得晃眼，映着天，映着树，也映着无忧无虑的童年。那些简单的快乐，就藏在这汪清水里，清澈如初。

搬一张竹席，铺在树下。躺下去，便陷进一片清凉里。仰望交错的枝叶，天光从缝隙里漏下来，点点闪闪。不必翻书，不必说话，只静静听，静静呼吸，心就静了。

偶有蝴蝶飞过，翅尖沾着光。停在丝瓜花上，片刻又翩然远去。不扰谁，不留痕，只添一抹轻俏的生动。

灶间飘出烟火气，锅铲相撞，瓷碗轻叩桌面，母亲唤人吃饭的声音从灶间传来，温软而踏实。竹椅吱呀，蒲扇轻摇，暑气便散了几分。

桌上总有几样家常菜，凉拌黄

老院的夏

文/三月河



▲资料图片

瓜，清炒豆角，再配一碗凉丝丝、爽润润的绿豆汤。不用精致，不用丰盛，一口下肚，便是安稳。

一家人围坐，话不多，句句平常。说天气，说收成，说邻里小事，声音轻轻的，和着风声，成了夏日最暖的声响。

傍晚，云染成橘红。鸡归笼，鸟回巢，炊烟袅袅。搬小凳坐于院中，看天边霞光渐淡，星子一点点亮起来。虫鸣四起，月色温柔，老院的夜，静得能听见时光流淌。

夜色慢慢沉下来，不必点灯，月光已经足够。茉莉悄然绽放，香气淡而不散，绕在衣襟。蛙声从远处传来，一声远，一声近。风渐凉，拂过脸颊，拂去一身疲惫。这一刻，什么都不想。

风停在檐角，云停在天边。老院的夏，不慌不忙，安然自在。它藏

着岁月温柔的模样，藏着人间朴素的欢喜。

不必刻意寻找，不必刻意铭记，只要站在院中，被风一吹，被光一照，所有烦扰便悄然散去，只余下满心安宁。

不见喧嚣，不染匆忙。一草一木，一饭一蔬，皆是寻常。原来最动人的生活，从不在远方，就在这烟火缭绕的老院，在这细碎又安稳的日常。

老院不大，却装得下一整个夏天。装得下蝉鸣，装得下月光，装得下一碗热饭，一席闲话。也装得下年少无忧的时光，和长大后念念不忘的心安。

日子慢下来，才知美好都在细微处。在一阵风里，在一缕香里，在一声呼唤里，在一个温柔的眼神里。

守住这一方小院，守住这人间烟火，便是一生最好的光景，最安稳的幸福。